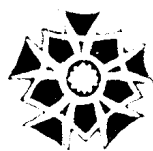




(法) 克洛德·迪隆 著

戴高乐的 工作和生活

史美珍 译



戴高乐的 工作和生活

(法) 克洛德·迪隆 著

史美珍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本书根据克洛德·迪隆 (Claude Dulong) 所著
La Vie quotidienne à l'Elysée au temps
de Charles de Gaulle 译出
阿塞特出版社 (Hachette, 1974)

戴高乐的工作和生活

(法) 克洛德·迪隆 著
史美珍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插页2张 159,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统一书号：3203·086 定价：1.40元

前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撰写一部关于路易十四¹⁾的史书比撰写一部关于戴高乐将军的传略容易。专事研究某位当代要人，尤其是某位国家元首的历史学家往往有二怕：一怕作品经不起时间检验；二怕史料不足，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公开。戴高乐的重要文件有的在他生前，有的在他死后，根据他的遗言，已经全部藏入国家档案馆；按照有关法令规定，国家机密文件必须在该馆封存五十年后才能公开。其实，对于那些与国家机密毫不相干的私人信札和资料，戴高乐将军本来是可以缩短这个期限的，但是他不愿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未来是漫长的。很难预测日后发生的一切……”他在世时最有争议的那些言行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评价。然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平息感情的冲动，同时还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戴高乐将军不愿让新闻记者和多题材作家任意支配他的材料，

1) 法国国王(1643—1715在位)自诩“朕即国家”。在他执政期间，法国的专制王权达到顶峰，史称“太阳王”。(译者注)

以免他们信手删节(他有时称为“剽窃”),用来写成一些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公正的书籍。他说:“五十年后,人们会理解一切,而真理必将被人接受。”

因此,笔者不敢有任何奢望,但求把这本书写得诚实、严肃,写成一篇如同巴黎文献学院毕业论文式的作品。介绍一位记忆犹新的当代人物,运用真正的历史方法,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要象探索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长达数百年的陌生人那样去探索他,要忘却现存的定论、虚假的发现和传闻的轶事,力求一丝不苟地通过描述共和国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各种活动和生活情况来展示戴高乐将军的独特性格。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入主爱丽舍宫.....	(1)
第二章	总统的私人生活.....	(39)
第三章	总统的工作.....	(65)
第四章	总统府的机构.....	(93)
第五章	内阁会议.....	(120)
第六章	小范围会议.....	(141)
第七章	老人和民众.....	(155)
第八章	戴高乐和新闻界.....	(174)
第九章	书信往来.....	(195)
第十章	宴请活动.....	(203)
第十一章	离任.....	(240)

第 一 章

入主爱丽舍宫

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爱丽舍宫。这倒并非因为他厌恶宫内“略显过时的高雅”，而是因为从他就任的第一天，即一九五九年元月八日耳闻“一扇扇宫门在他身后关闭”之时起，他就感到自己被禁锢在宫内，“成了公务的奴隶”。

共和国的历届总统都曾有过类似的囚禁感，不同的是，戴高乐将军在巴黎没有私人邸宅，他不能象他的前任那样可以经常回到自己的寓所，躲避官场生活的约束，调剂总统官邸的乏味。

爱丽舍“宫”其实是一座前有庭院、后有花园的大厦，四周是围墙和铁门，墙外便是首都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的景象。巴黎的市区是围绕着昔日的一座乡村城堡逐步形成的。宫门外既没有空地，也没有那些庄严肃穆，能使行人在远处即肃然止步的广场和景物。爱丽舍宫的正门朝向圣—奥诺雷街，这是一条繁华的小街，好奇的行人在街头就能望见宫门内的庭院、台阶和主楼的正面。从主楼正面隔窗眺望，满街都是商店；戴高乐将军的目光久久地被一块巨幅横匾所吸引，那块

横匾上写着瘟神阿蒂拉¹⁾这五个怪诞的大字。

爱丽舍宫的后面，有一座绿树成荫的花园，还有一个水池²⁾，确实给花园增添了几分姿色，成群的肥鸭在水中游荡，心安理得地品尝着戴高乐将军投掷的面包。这是一座四周砌有围墙的花园，树丛里站着执勤的保安警察，从前宫后只有一道木栅栏与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相隔。现在增添了一条加布里埃尔大街，这条街也挤满了络绎不绝的汽车。总之，香榭丽舍早就不是是一座森林了。唯有动物尚在，至于什么动物，读者自然明白……

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习惯于视野广阔和酷爱行动自由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戴高乐将军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爱好者、作为一位如安德烈·马尔罗³⁾所说的“历史性人物”，附近的街区和爱丽舍宫的往事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引不起他对法兰西的真正光荣的回忆，而这种庄严的光荣是他引以自豪的。

圣—奥诺雷街区是在十八世纪，即金元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位经营工商业的大贵族出资兴建了爱丽舍宫，后来德·蓬巴杜尔夫人迁居于此，她是路易十五的情妇，曾经煊赫一时，

1) 著名的匈奴王(385—453)，他于公元五世纪远征高卢(只有吕泰斯、即后来的巴黎幸免)，臣服了欧洲许多民族，建立过地域广阔的帝国。(译者注)

2) 1971年蓬皮杜先生下令填平了这个水池。(作者原注)

3) 法国当代作家(1901—1976)，考古学家，艺术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士。曾任戴高乐政府的宣传部长和文化部长。(译者注)

但毕竟只是一个情妇而已。每当想到她和斯坦海尔夫人¹⁾，戴高乐将军就把这座官邸称作“淫乱的宫殿”，因为斯坦海尔夫人的情夫、一位他的前任，就是在爱丽舍宫死在她的怀抱之中的。从一八七三年起，先后有十五任共和国总统居住在爱丽舍宫，然而这些往事并不能使戴高乐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总统也正是在这里逐步失去权势的。简言之，爱丽舍宫总共只发生过两件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即：拿破仑一世的废黜²⁾和十二月二日的政变³⁾。所以戴高乐写道：这两件事都不是效仿的“榜样”。

“其实，我本应住进卢浮宫！”戴高乐叹息道。他还补充说：“第八区⁴⁾是创造不出历史的……”

这无疑是一种过于谦逊的说法。法国最杰出的伟人到爱丽舍宫就任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谁不记得法国解放以后的头十四年中更迭了二十四届政府？谁不清楚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后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最充分地暴露了法国政治制度的无能？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使共和国本身陷入危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侨居阿尔及尔的欧洲人闹事

1) 费利克斯·富尔的情妇。因此文中的“前任”就是指1895至1899年间担任总统的费利克斯·富尔。（译者注）

2) 拿破仑1812年远征俄国遭惨败。1813年又被俄、普、奥联军打败。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译者注）

3) 指路易·波拿巴于1852年12月2日复辟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的政变。（译者注）

4) 指爱丽舍宫所在的区。（译者注）

之后，成立了由军队支持的纯属暴乱性质的“救国委员会”，它的力量一直扩展到科西嘉岛。十六日，国民议会通过紧急状态法令，总参谋长提出辞呈，狂热中的巴黎甚至还期待伞兵降陆。总之，当时的法国已濒临内战的边缘，也可以说处于总崩溃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间第一次把法国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戴高乐不得不重新抛头露面，他公开声明愿意“担负共和国委托的重任”。戈蒂总统¹⁾接受了他的这番诚意，因为戈蒂已经看到症结的所在，然而某些不可救药的政客却象他们的前辈在普安卡雷总统²⁾执政时所做的那样，对一位救星担任他们自己无力拯救的国家的元首却非常害怕，或者装出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

戴高乐将军因而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至十二月担任了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他采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给予政府以治理国家权力的新宪法，遂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任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当时这一职务还不是由全民普选产生的，而是由七万六千名上层人士组成的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的，戴高乐以将近百分之七十九的多数当选。

次年元月八日，上午十一时，摄影记者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勒内·戈蒂站在两行保安警察护卫的爱丽舍宫台阶上，热烈欢迎夏尔·戴高乐的到任。他们二位都按礼仪穿着礼服。其实，戴高乐是完全可以穿军服的，他之所

1) 法国前总统，1954至1958年在任。（译者注）

2) 法国前总统，1913年2月至1920年2月在任。（译者注）

以没有这样做，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目的是不使左翼看到一位军人进入爱丽舍宫而心中不悦。

象历届总统一样，就职典礼在节日厅举行，主要由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庄严地给戴高乐将军授勋。这太微不足道了，因此樊尚·奥里奥尔¹⁾上任时曾对此表示过遗憾。而戴高乐将军则已十分满足。他甚至认为大可不必举行这样的仪式，授勋也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姓名的起首字母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就已镌刻在这样的勋章上面了，而且早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的某日，他就感到自己合法地代表了人民，因而这样的勋章并不给这种合法性增添任何意义……

卸任的总统和当选的总统发表演说仍是传统仪式的一部分。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的致词没有超过以往的长度，但是当戴高乐将军宣称：“自从我国在巴黎定命为法兰西，国家在巴黎行使职能以来，已经将近一千年了”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共和国终于改变了风格，虽然演说仍沿用了十二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吧！

仪式完毕后，戴高乐请戈蒂共进午餐，接着他陪戈蒂乘车前往凯旋门，他在凯旋门下和戈蒂告别。当勒内·戈蒂前往夏约宫的一套专供他使用的住宅安顿的时候，戴高乐将军重新上车，在他的办公厅主任乔治·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因此，汽车司机丰特尼尔完全可以自夸说，那天他在一小时之内接送了三位共和国总统。顺便交代一下，乔治·

1) 法国前总统，1947年1月至1954年1月在任。（译者注）

蓬皮杜是在爱丽舍宫的门口与戴高乐将军告别的。因为他已经辞职。他当时对爱丽舍宫尚不感兴趣……

当勒内·戈蒂住在爱丽舍宫的时候，戴高乐将军从来不愿仔细参观这座官邸，正象他所说的那样，他只是在平面图上研究了她的驻地。结果现实和图纸有很大的差别。爱丽舍宫既不合作他的总统府，也不合作他的官邸，因为宫里有不少加建部分，楼梯纵横，而办公室少得可怜，客厅甚多，然而除了那个令人生厌的节日厅之外，其余的都不宽敞，而且彼此都是相通的，这使总统象捉迷藏似的经常找不到他的幕僚。他把使用上的诸多不便之处都归咎于老式房屋所固有的弊端；而且，如果当真要按宪法的规定和戴高乐的设想，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总统府的话，爱丽舍宫也过于狭小拥挤。

那么该怎么办呢？更换地方吗？搬往哪儿去呢？

“凡尔赛宫？”戴高乐将军幽默地写道，那儿“太浮华”，有人曾设想把总统府迁往荣军院和军事学校，还曾认真考虑过迁往万森宫¹⁾，该宫拥有开阔的场地，朴素的建筑和战争的遗迹，这一切都是戴高乐十分喜爱的，而且万森宫又位于通往科隆贝的公路上。这位曾于六月十八日²⁾发表著名演说的伟人，抵抗运动的化身，对这个宫殿仍保留着深刻的回忆：

1) 位于巴黎东南郊索市，建于1337至1370年间。(译者注)

2) 指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首次在伦敦电台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当时贝当卖国政府正在乞求德国停战，戴高乐号召法国官兵和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继续战斗。(译者注)

敌占时期，许多无辜者在此惨遭枪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他曾来此凭吊，并用法国诗人佩居伊¹⁾哀婉韵律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演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首次出巡的地方也正是万森。当时马尔罗正准备下令修复万森宫，这使居住在宫内的军事文物保管员颇为担心；戴高乐不愿难为他们，加之修缮费用昂贵，所需时日太长，所以他放弃了迁徙的打算。

他的几位助手本想让他迁入凡尔赛公园的大特里亚农宫。他们认为，皇后住过的宫殿总比情妇住过的邸宅更适合戴高乐将军的品格。但是特里亚农宫有倒塌的危险。该宫于一九六六年修复后，已改造成共和国迎宾馆。

还设想过另一个方案：如果当时正在筹划的国际博览会在巴黎举行的话，那么总统府就可迁移到计划在圣·克鲁²⁾兴建的“法国馆”去。但是这个博览会后来改在蒙特利尔³⁾举行了，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考虑到举办这一活动耗资巨大，因而放弃了充当东道国的意愿。那时法国的财政状况正处在“不出奇迹就会破产”的严重关头。

也有人建议戴高乐搬入比隆大厦(罗丹博物馆)，但是，谙知法国历史建筑的戴高乐断然拒绝了。他说：“把总统府设在从圣心大教堂的修女那儿抢来的大楼内，那是绝对不可取

1) 法国诗人(1873—1914)政治家。戴高乐十分喜爱的文人，以写亚历山大诗体著称。(译者注)

2) 位于巴黎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的凡尔赛地区，风景优美，曾是皇宫的所在地。(译者注)

3) 加拿大港口、商业、工业大城市。(译者注)

的！”

无奈，戴高乐只得留在爱丽舍宫，宫内只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和装璜。每年的维修费用也很少全部用完。人们利用积累的钱逐年购置一些“修缮储备物资”，如机织割绒地毯等。一九七二年元月三日蓬皮杜总统接见外交使团时，惊惶地发现节日厅的屋顶漏雨，雨滴沾湿了前来向他贺年的衣着讲究的各国大使的肩头！

虽然戴高乐将军没有彻底改造爱丽舍宫，但至少打乱了它的传统布局，他把大部分客厅改成了办公室。他和历届总统不同（埃米尔·卢贝¹⁾除外），把办公室设在二层，并且合理地使用了办公室邻近的几个房间。从樊尚·奥里奥尔这一任总统开始，这几个房间一直用作总统的客厅、餐厅或贵宾的卧室，现在一间改为内阁会议室，另外几间改作戴高乐贴身助手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把总统办公室设在二层呢！

首先是因为戴高乐不愿跨进他的前任用过的办公室，其次是为了他个人的方便。因为他的私人套间就位于同一层的东侧，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十来米远，不必上下楼梯。在他就职两年后，底层的那些历届总统用作办公室的小套间也都由他的主要助手使用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总统府购买并修复了爱丽舍街十四号楼后，这些套间才又恢复了原先的用途。尽管如此，戴高乐在爱丽舍宫还是得不到必要的安宁，因为

1) 法国前总统。1899年2月至1906年2月在任，他曾不顾个人的感情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教分离的法令。（译者注）

在他执政期间，送往迎来和接见活动之频繁是历届总统所未曾有过的。

二层中央的那间称为金色大厅或音乐厅的路易十五¹⁾至第二帝国²⁾时期的客厅改成了总统办公室，由南面的三扇高大的窗户采光。这间办公室朝向花园，婆娑的树影投照在对墙的三面大镜子上。天花板的镀金突饰上画着神话故事——那是德·蓬巴杜尔夫人的遗迹——中间悬挂着一盏巨大的带坠子的水晶分枝吊灯。门楣上刻有互为交叉的两个大写字母N和E，用以象征拿破仑第三和欧仁妮的爱情。这是一间明净、高雅、面积适中、布局协调的屋子，不过色彩过于艳丽，和将军的个性很不相称。人们难道没有看见恰好在他的身后，壁炉两侧的护壁板上飞舞着两位袒露乳房的缪斯女神³⁾吗？这些第二帝国的渎神遗物常使来客分心，它与主人的严肃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室内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可是不那么协调，将军对此毫不介意：三只扶手椅，一张长沙发，和六把帝国时代⁴⁾的涂有金粉的木椅，这些椅子是从杜伊勒利宫⁵⁾约瑟芬皇后⁶⁾的

1)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孙（1710—1774）。他于1715年即位直至1774年。他的情妇德·蓬巴杜尔夫人和杜巴丽夫人对他的施政影响甚大。（译者注）

2) 路易·波拿巴登基后，称拿破仑三世，改国号为第二帝国，即1852至1870年。（译者注）

3) 古希腊神话中九个文学艺术女神的总称。（译者注）

4) 指拿破仑当皇帝的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5）（译者注）

5) 位于塞纳河畔，与卢浮宫构成一体。该宫是拿破仑时代修建的。1871年失火焚毁后辟为公园。（译者注）

6) 拿破仑的妻子，1804年结婚，1809年离婚。（译者注）

客厅里搬来的；还有一张路易十六¹⁾时代的用包金铜片精工镶嵌的桃花心木圆桌，此外还有二张用榆树瘤节和黄檀木制作的路易十六时代样式的搁几（也许并非古老家具）。镶木地板上铺着两块萨伏纳里²⁾地毯，一块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另一块是王朝复辟时期³⁾的。将军的办公桌据说是路易十五时代委托克雷桑⁴⁾用紫檀木制作的，但是行家们对此持有怀疑。对面墙上有一幅巴黎戈伯兰花毯厂生产的挂毯，那是根据夏尔·科佩尔⁵⁾的底图织成的堂·吉珂德⁶⁾故事中的一个场面，爱开玩笑的人说这是个很合适的主题。在写字台后面，白色大理石的壁炉上也装饰着裸体的缪斯女神柱，壁炉上还放着一只路易十六时代的座钟和一对包金青铜大烛台。左边的一个三脚支架上托着一个老式的地球仪，那是戴高乐的心腹米歇尔·德勃雷、奥利维埃·吉夏尔、雅克·福卡尔、皮埃尔·勒弗朗为祝贺他当选总统送给他的礼物。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他的任何私人物品了。室内唯有布代尔⁷⁾雕刻的“解放”纪念碑的模型才能提醒人们，这位曾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发表著名演说的伟人正在此工作。

1) 法国国王（1754—1793）。1774年即位，1793年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处死。（译者注）

2) 1604年建立的地毯工场，常为宫廷制作贵重地毯。（译者注）

3) 指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1815—1830）。（译者注）

4) 法国雕刻家，高级木器制作家和收藏家（1685—1768）。（译者注）

5) 法国画家（1694—1752）。（译者注）

6) 十六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译者注）

7) 法国著名雕塑家（1861—1929）。（译者注）

办公桌的位置和窗户成直角，当戴高乐将军坐着时，光线来自他的左侧，他坐的扶手椅就是上面提到的三把中的一把，只是把椅腿加高了一截，以便他能自由地舒展他的两条长腿。右边的一张矮桌上放着两架电话机，来客是难以发现的，因为戴高乐将军在来客面前从来不使用电话，以至有些人说他厌恶电话，厌恶到连自己的办公室内都不安装电话！然而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他接待来客时，桌上不放任何文件。

戴高乐是位尊重习惯的人，他在这间他并不喜欢的办公室里安顿定当后，就拒绝作任何更动。在他第一个任期将结束的时候，扶手椅的椅套已经磨损，来客告辞时，衣服上往往沾着椅套里的绒丝，然而戴高乐不愿让人拿去修理，他说：“要是把这些扶手椅送到国立家具店去维修，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回！”一天，他的侄女热纳维埃芙的丈夫，艺术创作协会主任，贝尔纳·安托尼奥兹提醒他说，铺在地上的两块地毯，如果将一块挪动一个位置就更合适些，戴高乐将军回答说：“可千万别去碰它！”他的这种嘱咐如同他总是请来客在右侧的扶手椅上就坐一样，很可能是由于他视力极差的缘故¹⁾；他不愿多费眼力去适应人和物的更动，但求使人和物处于亮处，他能看清就行。

戴高乐办公室的东侧是总统府秘书长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十分狭窄的房间，因为它被一条小过道和一个浴室占去了

1) 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前，已经作过白内障摘除手术，但戴上眼镜后，他的视力还相当好。（作者原注）